

前言 中國與中亞地區的絲綢貿易

羅茂銳 (Morris Rossabi)

翻譯：趙豐、徐蓓



說起茶葉和瓷器，尤其是絲綢，總令人聯想起中國。這些貴重商品的英語詞彙揭示了它們的起源。英語茶“tea”源於廈門方言“te”對這種飲品的稱呼；英國人以“china”稱呼瓷器這種高價器皿，比使用“porcelain”一詞更早；而絲綢 (silk) 一詞源自希臘對中國的稱呼 (Seres)。絲綢與中國的聯繫如此緊密，域外之人也對它十分渴望，以至於19世紀的德國作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將中國延伸至中亞、西亞和歐洲的陸路通道稱為絲綢之路 (Seidenstrassen)。¹對於外國人而言，沿絲綢之路輸送的絲綢貴比黃金。中國人同樣因絲綢用途多樣對其倍加珍視：可作禮物、用於儀式、標識社會身分等級，亦可抵稅。與外國人一樣，中國人事實上也將絲綢當成黃金一般的貨幣。

中國絲綢常規的商業流通可追溯至張騫的出使活動。²漢武帝 (前141–前87年在位) 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以尋找能共同對抗匈奴的盟友。³張騫未能完成出使任務，卻意外連通了漢朝與西域，更進一步地激發了雙方對於對方境內所產商品的興趣。中亞人以及隨後的波斯人和羅馬帝國的居民開始瞭解並希望獲得漢地的產品，尤其是絲綢，這最終使絲綢之路得以發展。

陸上絲綢之路從中國西北部蜿蜒進發，繞過塔克拉瑪干沙漠，在一些著名綠洲停留——包括沙州 (敦煌)、吐魯番和于闐，穿過中亞，前往帕爾米拉和地中海東部，一路歷經包括沙暴、

雪崩、強盜和高昂關稅在內的種種困難。儘管如此，西亞和歐洲的精英階層依然願意高額購買中國的產品，尤其是絲綢，因此貿易依然有利可圖、持續不絕。漢朝的商人們意識到通過絲綢貿易可以獲利，因而寧願賭一把，希望能夠克服即將面對的諸多困難。然而220年漢朝覆滅導致政治和社會分裂，此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諸多朝代只控制了中國部分地區，致使絲綢之路貿易實際上中斷。

唐朝統治下的絲綢貿易

6世紀後期中國再度統一，絲綢貿易增長，部分可歸因於唐朝 (618–907) 選擇了積極的對外政策。到7世紀中葉，唐朝軍隊鞏固了其中亞的勢力範圍，一直延伸到喀什。在7至8世紀，這條安全的通路讓外國的商旅和僧侶帶着新的商品、思想和技術前來，使中國接觸到來自伊朗、印度和中亞地區的發展動態。⁴

唐朝時期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接觸急劇增加也導致了絲綢貿易的增長。越來越多的中國絲綢運往中亞和西亞地區，薩珊波斯也提供了一個相當大的市場。薩珊人在絲綢上織造自己的紋樣，薩珊紋樣尤其盛行於中亞地區並享有盛名。來自中亞的粟特商人向亞洲各地供應這些絲綢商品，同時也是這項貿易中最重要中間人，使整個亞洲知道這種「絲綢形式的新黃金」。⁵

中亞和西亞地區對中國絲綢的需求不僅導致了中國絲綢工匠的遷徙，也使他們得以被保護，同時被賦予較高地位。751年，在中亞的怛邏斯



唐朝與絲綢之路各路線示意圖，約750年

河 (Talas River) 附近，大食和唐朝軍隊發生一場戰爭並俘獲了一批唐朝工匠，這些工匠倖免於難。其中一名戰俘杜環稱，「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已被安置在巴格達，那裏是新建立的大食王朝的首都，但一些絲織工匠仍留在撒馬爾罕。一部關於10世紀中亞城鎮布哈拉的史書記載了中國商人和工匠的特殊地位。作者寫道，伊斯蘭教在8世紀初入侵布哈拉時，征服者放過了400名被俘的中國商人和工匠，其中包括幾名織工。⁶ 在這段時期，包括工匠在內的中亞和西亞居民也向東遷徙，將他們的技術引入唐朝。

粟特和中國的紡織工匠分散居住於亞洲多個地區。大約有100件可追溯到7至10世紀號稱為粟特織物獲保存至今，其中一些出土於北高加索的墓葬，另一些見於歐洲的教堂。在北高加索地區發現的遺存有相當一部分被歸類為拜占庭、中國或粟特，表明該地區位置交通頻繁。

居住在中亞的中國織工以及在中國或中國附近居住的粟特織工肯定有相互交流，他們在風格上無疑是相互影響的。⁷

粟特人的影響也可見於唐朝與在蒙古地區的回紇人的絲綢貿易中。750年代，回紇人協助平定了反對唐朝皇室的叛亂，作為回報，回紇人要求在邊境建立互市。回紇向唐朝提供急需的馬匹，他們則得到絲綢。雖然唐朝的貨物大多是生絲，但回紇人也得到了絲綢面料，偶爾還有提花絲綢。粟特人與回紇人建立了強大的商業聯繫，然後將絲綢運輸到中亞和西亞地區。輸送回紇內銷或轉手出售給更西邊其他民族的絲綢數量驚人，並對唐代經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⁸

事實上，回紇將成為唐代北方最重要的鄰國之一。他們當中的一些務農，另一些則是商人，在中亞和東亞之間進行貿易活動。隨着越來越多的回紇人選擇定居生活，漸發展出工匠階

層。從8世紀中葉到15世紀，他們作為商人和織工影響了中亞和中國絲綢的生產及其商業發展——這也是本次展覽所涉的時間跨度。

伊斯蘭也是絲綢貿易的催化劑，穆斯林商人和工匠充當了將中國圖案傳播到中亞和伊朗地區的中間人。9世紀中葉，穆斯林在唐朝西北和東南部有了自治社區。唐朝的科舉統治精英反對與這些社區開展交易，但並未能阻礙絲綢貿易，穆斯林商人堅持行商，並從向中亞和西亞地區輸送絲綢而獲利。由於缺乏文獻資料，很難計算這些聚居區的穆斯林織工數量，也難以估算他們對絲綢產量的具體貢獻。然而考慮到中亞和西亞生產的織物越來越多，如果織工不是這些社區的成員，那才令人訝異。

自8世紀中葉起，唐朝逐漸衰落，使原本活躍的絲綢貿易受到波及並最終遭受滅頂之災。動亂和暴力活動時有發生，唐朝軍隊無法壓制日益猖狂的不法分子，直到9世紀，唐代的強盜和暴亂活動依然猖獗。在這個時期，朝廷也開始滅佛。寺院靠着來自虔誠信徒的慷慨供養，以及免於朝廷的租稅，累積了可觀財富並製作了大量絲綢佛幡和經帙，以及其他宗教物品。⁹朝廷某程度上為了獲得急需的金錢，在840年代頒佈了一系列律令，相當於發動一場針對佛教機構的全面滅佛運動，在很短的時間內，四萬座佛殿和4,600座寺院被夷為廢墟，可能多達有26萬餘名僧尼被迫還俗。¹⁰

對寺院的鎮壓標誌着全面排外浪潮的開始。唐朝的經濟和政治弊病被歸因於胡人的存在以及對外貿易和文化的影響。據記載，黃巢的軍隊在廣州屠殺了12萬名穆斯林、基督徒、祆教徒和猶太人。¹¹9世紀中後期的仇外活動顯示了對寬容開放和世界主義的反背，而那正是唐代早期的取向和政策的特色，不僅曾經促進了文化和藝術交流，也促進了整個亞洲的貿易。

唐朝的孤立主義，加之軍事和政治上的軟弱，也導致了絲綢之路沿線的動亂。8世紀時，吐蕃軍隊開始迫使唐朝軍隊撤出塔里木河流域的

綠洲。766年，吐蕃勢力進入甘肅和肅州，並於781年佔領了哈密，這是通往中亞即西域的關鍵門戶之一。吐蕃的對外擴張活動一直持續到9世紀中葉，並捲入了阿拔斯王朝對中亞西部地區控制權的爭奪。¹²內部動盪抵消了吐蕃對外擴張的努力，約850年前後，吐蕃開始接連失去其對中亞綠洲的控制。雖然與吐蕃的關係並不親善，但與吐蕃之間的貿易仍然持續，最終使西藏成為了「一個巨大的中古時期紡織品寶庫」。¹³

唐朝於907年滅亡。貿易中斷，商旅和客商們無法保證安全通行。也許對中亞和唐朝的絲綢生產和貿易同樣重要的是840年回紇汗國的崩潰，回紇被遊牧的柯爾克孜人取代，導致大規模人口從蒙古地區遷徙。當回紇的權力中心遷移到今甘肅和新疆時，一些回紇人仍舊留在蒙古地區，並找到他們在中國北方的生活之道，一開始他們接受唐朝管轄，在唐朝滅亡後，則生活在中原和域外統治下。啼笑皆非的是，回紇政權的衰落使他們在中亞和東亞地區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成為了中間人和文化傳播者。

隨着唐朝滅亡，一些沿中國北部和西北邊境生活的域外居民建立了他們自己的中國式王朝。來自蒙古地區的契丹人建立了遼國，從907年到1125年，遼國控制着今北京周邊地區附近的燕雲十六州。11世紀早期，受西藏文化影響的黨項人建立了西夏，直到1227年，西夏一直統治着中國西北的大部分地區。1115年，女真從滿洲崛起並擊敗了契丹，佔領了中國北方的大部分地區，迫使宋國退居淮河以南。契丹、黨項和女真等民族並沒有在各自王朝崩潰時一併消失在歷史舞台。正如840年汗國滅亡後的回紇人一樣，他們分散在中國北部、滿洲、蒙古和中亞，在他們的政權衰落很久之後繼續傳播各自文化的風格、技術和品味。

宋朝統治下的絲綢貿易

宋太祖(960–976年在位)統一了南北方，重建了儒家制度的中原王朝。宋太祖是宋朝的開國皇帝，將都城從長安遷至開封。宋朝的領土不及唐朝，且在東北亞還面臨包括契丹遼國和黨項西夏在內的多國體系的強大軍事壓力。¹⁴到10世紀末，儘管宋朝是中國南方和北方大部分地區無可爭議的統治者，但宋朝放棄了佔領古老絲綢之路沿線的綠洲和城鎮的企圖。這使絲綢貿易受到負面影響。

儘管如此，絲綢仍然在宋朝的外交政策中發揮重要作用。10世紀後期，宋人意識到他們在軍事上沒有能力將契丹人從北方邊境趕走，於是轉而選擇建立商業和外交聯繫。1004年簽訂的《澶淵之盟》要求宋朝做出屈辱讓步。宋國朝廷不僅承諾每年向遼國支付10萬兩白銀和20萬疋絲綢的歲幣，而且同意宋朝皇帝從此以「皇弟」稱呼契丹統治者。

這種奉納絲綢和白銀歲幣的政策非常有效，因此宋朝以同樣的策略來緩和與佔據西部和西北部土地的黨項人之間的緊張關係。與契丹人相同，黨項人建立了一個定居的中國式王朝——西夏，並以中國模式為制度基礎。《澶淵之盟》簽訂一年後，宋朝開始每年向西夏輸送四萬疋絲綢。¹⁵但在11世紀中葉，圍繞邊界和稱謂的爭端最終導致宋夏戰爭爆發。西夏的勝利使雙方達成了一項增加互市的協定，並迫使宋朝每年向西夏輸送茶葉、白銀和15.3萬疋絲綢的歲幣。¹⁶

與前朝一樣，絲綢成為宋朝對外交往的重要手段。在宋朝邊境，絲綢如此珍貴，以致域外之人為了得到它而結束戰爭或爭端，絲綢成了中原王朝的一種外交手段。絲綢一次又一次被贈予外國統治者，以避免戰端。1001年，宋朝向定居在黨項以西(位於今新疆)的高昌回鶻可汗贈送了「錦衣一襲、金帶一條」和「錦綺綾羅二百疋」。十年後，宋朝贈予甘州回鶻可汗「衣着五百疋、金腰帶」，贈予可汗之母寶物公主「衣

着四百疋」，並贈宰相「衣着二百疋」。¹⁷

宋朝在西北邊境的領土縮小，絲綢之路也隨之中斷。儘管規模有所收縮，但絲綢貿易依舊存續。商人們有時假扮成絲綢之路沿線綠洲城邦的官方使節，帶着馬匹、駱駝、玉石和地毯來到宋朝，用以交換絲綢、錦緞、茶葉、漆器和黃金。契丹人則更具雄心，將他們新近得到的宋朝商品轉手售賣給西部的回鶻和其他民族。¹⁸

由於突厥民族之間的戰事，與中亞西部地區的貿易也有所減少。隨着伊斯蘭黑韓王朝(約994–1211)崛起，以及對布哈拉等重要城市的控制，中亞西部的秩序逐漸恢復，但絲綢之路沿途的絲綢運輸在一個多世紀後才回升至唐朝的水準。

宋代的特點是海上貿易的增加。在這一時期，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東南部，創造了國家的大部分財富。1127年北宋覆滅之後，統治中心遷往南方的臨安(今杭州)，正是宋代和西亞之間海上貿易擴張之時。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到達南宋東南部並開始在那裏定居。廣州是最早的穆斯林聚居地，但泉州(在現今福建省內)最終取代廣州成為最大的穆斯林聚居地，並成為與西亞貿易的中心。這樣一個共同體的存在必然促進了與伊斯蘭世界的貿易，絲綢就屬於貿易商品的一種，儘管這一時期倖存下來的絲綢遺存相對較少(見圖錄11)。

不斷增長的商業化和城市化也增加了絲綢的使用，特別是在南方，試圖效仿精英階層的新貴成為了巨大的市場。最終，隨着商人成功在市場、檔口和店鋪分銷絲綢，絲綢供應變得更為廣泛。¹⁹

佛教也為絲綢提供了市場，因為緯絲佛幡、經帙和袈裟都是修行的必需品。儘管在9世紀中葉受滅佛運動打擊，但宋朝的佛教繼續繁榮。許多宗教領袖和朝聖者前往南亞和東亞地區追隨佛教大師學習，這促進了內地與西藏、安多(青海)等佛教重鎮之間的貿易往來。9世紀中葉，吐蕃王國滅亡，佛教寺院爭奪權力並試圖通過與北宋的商業和宗教聯繫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北宋、遼和同時期周邊其他政權

漢地和中亞的絲綢都是漢藏聯繫的重要因素，佛教寺廟成為絲綢和其他產品的主要收藏地。在寺廟裏，它們被收藏在黑暗、乾燥的房間，可以防止光線和其他潛在危險的破壞，因此西藏被證明是保存紡織品的理想之地。對於西藏商人來說，他們決心維持與中原內地珍貴商品的商業聯繫，以安多的馬匹回報給對方，這是中原對外尋求的少數商品之一。²⁰

契丹

契丹人是第一個定居在中原北部的民族，他們吸收中國模式的制度建立了一個長時期的王朝：遼。在9世紀，契丹人趁着唐朝衰落和回紇汗國滅亡以致北方的勢力真空，逐漸佔領東至滿洲、西至阿爾泰山的土地。儘管他們從未佔領超

過燕雲十六州的中原地域，但他們統治了現今的內蒙古和更遠的西部地區。在鼎盛時期，他們的人數可能只有75萬，但控制了240萬的人口。²¹

契丹人是最早在蒙古草原上營建城市的半遊牧民族。其中，遼五京的位置已經確認，其他城市中心也已發掘。為了防止叛亂，他們把大部分漢民俘戶轉移安置在新建的城市中心。每個城市都有集市和露天市場，以鼓勵外國客商展示其貨品。許多漢民絲織工匠在上京定居下來，這裏後來成為一個絲綢織造作坊的所在地。²²遼世宗(947-951年在位)設立了弘政縣，專門安置河北定州的俘戶，其中大多數是紡織工匠，「世宗以定州俘戶置。民工織紆，多技巧」。300名漢民和其他被俘的紡織工匠在離上京不遠的祖州建立了一個絲織工坊：「東為州廡及諸官廡舍，綾錦院，班院祗候蕃，漢、渤海三百人，供給內府取索」。²³

大多數絲織工匠是漢民，但契丹治下國土的位置使他們得以受到來自北亞、中亞和西亞來源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回鶻。回鶻人在緯絲發展中的作用眾所周知，遼代緯絲之所以具有如此高的品質，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回鶻影響。這些絲綢還揭示了漢地和漢地以外圖案的並存，它們結合在一起形成了獨特的遼代風格。

到了12世紀晚期，契丹內部紛爭和權力的弱化導致了滿洲的女真人的軍事威脅。1115年，女真首領阿骨打稱帝，建立了新王朝——金。1126年，阿骨打擊敗了契丹，遼代滅亡。在這一時期，絲綢產業得到發展，紡織裝飾受到不同文化的交互影響，大量絲綢被送往西藏地區。

黨項西夏

西北地方在黨項人治下，其統治中心位於今寧夏。黨項人沿着絲綢之路向西控制着一條綠洲，一直延伸到今天的新疆。一些黨項人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該地區有限的水資源，設計了複雜的灌溉工程，並在綠洲附近維持着自給自足的農業。其他人則以牧人的身分生存下來，在毗鄰的草原地帶放牧。

約982年，黨項人建立了一個獨立王朝，短暫地向遼國稱臣，但拒絕成為宋朝附屬國。此後宋朝限制了對西夏的貿易。西夏涉入絲綢貿易有違其最著名的統治者景宗皇帝（1032–1048年在位）的名言，即「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²⁴

如契丹人般，黨項人自身也用不完（主要從宋朝）獲得的全部絲綢，因此他們進行了大量的貿易，並將其用作獻納品和禮物。他們也像契丹人一樣，成了佛教的忠實信徒，這使他們與鄰近的吐蕃地區有了聯繫。作為一個起源於吐蕃和突厥的民族，西夏人受到印度—吐蕃、漢地和突厥—蒙古文化影響，²⁵他們建立的多元文化國家最為人樂道的是試圖融合藏傳密宗和漢傳大乘

佛教；而對佛教的信仰對絲綢生產和絲綢貿易都至關重要。

西夏將佛教著作翻譯成西夏文，資助印刷宗教典籍和修建寺院，組織收藏佛教用品和文物。任命為帝師的藏傳佛教大師不僅提供宗教方面的指導，還提供有關世俗事務和統治合法性的建議。²⁶儘管他們信奉共同的宗教，但黨項人依然偶與吐蕃人發生衝突，然而敵對爭端並未阻礙兩國之間的貿易。作為虔誠佛教徒的黨項統治者熱衷於與藏區各寺院保持聯繫，並贈送了許多絲綢禮物。²⁷遺憾的是，有關這些紡織品工坊的資訊在現存的西夏文獻中留存甚少。

和契丹一樣，內部紛爭削弱了西夏國力，卻為創造歷史上最偉大草原聯盟的蒙古人開闢道路。1209年，蒙古人進攻首都中興府，不到一年，西夏統治者就同意了蒙古人的要求。然而在1219年，他們違背了協助成吉思汗在中亞征戰的承諾，招致蒙古人毀滅性的報復。1227年，西夏終被成吉思汗毀滅。

金國

滿洲的女真人建立了第三個與宋朝並立的非漢民政權。他們最初居住在滿洲東部的森林地帶，以小群體四處遷徙，依靠漁獵為生。9世紀末，女真人向南遷徙到了遼河流域，在那裏，隨着時間推移，生活方式逐漸演化為農業社會，但狩獵依舊是其經濟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10世紀初，女真人成為契丹的藩屬。兩個世紀後，女真人在更加集中的統禦下征服了契丹，並於1115年建立了金國。

女真人於1126年南下渡過黃河，進入宋朝領土並佔領了首都開封。隨着北宋覆滅，一部分倖存的皇室成員和朝廷官員渡過長江逃往南方，在臨安（今杭州）建立了行在。南宋的統治者活在金人入侵的恐懼中，直到1142年戰爭才告一段落。根據宋金議和，宋朝放棄了華北大



南宋、金和同時期周邊其他政權

部分地區的土地，並答允每年向金國納貢25萬兩白銀和25萬疋絹，並向金稱臣。

金王朝採納了許多漢地原有的做法，並在中原王朝的基礎上建立了他們的制度，制定了一部包含許多中原特徵的法典。女真人和漢民的通婚增加，還採用了漢民的姓氏。女真農民在經濟上依賴於漢民債主。總的來說，兩種文化變得越來越相互聯繫和依靠。1153年前後，金中都從滿洲地區遷往燕京（今北京），這是一個真正中國化的信號，反過來影響了女真生活的諸多方面。²⁸ 裝飾藝術得到支持，並鼓勵生產優質絲綢。²⁹ 絲織工坊絕大多數在漢民工匠的指導下建設。唐宋時期興盛一時的御用絲織工坊也重新建立起來。絲綢在貿易和儀式中既是禮物也是貨幣。作為佛教的資助者，金代統治者向佛

教寺院大量佈施。一般是授予土地、錢幣和白銀，送贈絲綢更是優厚的賞賜，可以用作經帙和佛幡，或者用來繪畫。與黨項人不同，女真人信奉漢傳佛教，而非藏傳佛教。事實上，他們與吐蕃的大部分交易都需要通過黨項作為中間人，其中可能也包括絲綢的輸送。

隨著越來越廣泛採用漢地制度，女真人試圖將分散的部落社會轉型為以中原作基礎的中央集權社會，但這帶來了難以克服的困難。同時，1206年金和南宋之間的戰爭使得雙方國力均轉衰微。1215年，金國首都遭到了北方新崛起的強大敵人攻擊，這證明了蒙古人才是華北地區最嚴重的威脅。金國於1234年滅亡，整個中原地區被納入蒙古大汗治下。

蒙古時期

蒙古人是第一個征服整個中國的外域族群，疆域擴展到亞洲的大部分地區。蒙元帝國最終囊括了從朝鮮到俄羅斯西部，從越南到敘利亞南部的廣闊領土。在半個世紀的時間內，他們擊敗了金國和宋國，以及統治了西亞和北非將近500年的阿拔斯王朝。

蒙古征服者加諸亞洲大部分地區的所謂蒙古治世 (Pax Mongolica) 使他們得以在整個大陸建立廣泛的聯繫。雖然各勢力之間的衝突不斷，但蒙古時期造就了歐亞大陸史上最大的貿易和朝貢擴張。商人、外交使節和傳教士在蒙古帝國領土上通行無阻，促成了歐洲和中國的第一批直接交流。在歐洲的傳教士和商人群體中，最著名的是馬可·孛羅。傳教士和商人跋涉前來中國，將絲綢和香料等亞洲產品運抵歐洲，促使歐洲人尋找一條通往東方及其寶藏的海上航線。

最初見於11世紀和12世紀的編年史上的時候，蒙古人是鬆散的遊牧部落。他們的勢力在1206年被擁有紀律嚴明的軍隊和高超政治技巧的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整合，從此成吉思汗成為蒙古大汗。三年間，他將自己的統治擴展到蒙古以外，在20年裏進行了三次獨立的遠征。成吉思汗征服了中國西北部的黨項西夏，擴大了蒙古對通往中亞的綠洲和城邦的控制。他的第二次遠征旨在對金國作戰，戰爭持續了四年，直到1215年攻下燕京。最後遠征中亞是規模最大、範圍最廣的一次。1227年，成吉思汗逝世。³⁰

儘管軍事行動使成吉思汗未能花太多精力在新征服的領土上建立正規的政權，但他仍然制定了有助於統治和經濟活動的政策。在其統治下，畏兀字(回鶻文)被改編成蒙古文，在此之前蒙古語是一種沒有書寫體系的語言。他推行宗教寬容政策，以爭取新領土的民心。外國人，尤其是畏兀兒人被延攬到蒙古缺乏經驗的管理崗位上。

蒙古人的遊牧生活方式阻礙了工匠階層的發展，但成吉思汗意識到對工匠的需求，故解除了他們的徭役和賦稅，並將他們轉移到新的地區。成吉思汗及其子窩闊台最終在東亞和中亞建立了至少三個紡織工匠的聚居區。他們特別讚賞中亞伊斯蘭織工的作品，把工匠安置到中國北部的大部分地區和鄰近西北邊境的畏兀兒地區。窩闊台統治時期，哈散納奉命將3,000戶回回家庭(穆斯林，其中大多為織工)從中亞遷至蓴麻林——位於卡爾幹(今張家口)以西約20英里的地方。

回回織工最大的貢獻在於擅長織造織金納石失。³¹1278年，蓴麻林設立了納石失局，³²這時期，許多漢人也接受教習並加入這個紡織社區。第二個紡織聚居地位於內蒙古察哈爾地區(河北弘州)，距蓴麻林東南約30英里；300名來自中亞的織工和金匠，以及300名來自汴京的漢人織工在該處定居，不同傳統的融合促進了技術的傳播。第三個聚居地位於別失八里(畏兀兒故都)，在今烏魯木齊東北；³³畏兀兒工匠保有悠久的織造傳統，毫無疑問，他們和居住在別失八里的回回織工互相影響。³⁴1275年，別失八里的織工被遷至首都大都，大都成為織金布料的生產中心。翌年，大都成立了別失八里局的分支機構。³⁵

這三個紡織聚居地都位於中原週邊，大部分在蒙古本土附近，表明這些紡織品，尤其是織金布料，是基於蒙古精英階層的委託而生產的。這三個社區都吸引了不同背景的織工，包括中亞人、回回人、畏兀兒人和漢人，這使技術和設計得以融合。

蒙古人還將中國手工工匠安置在撒馬爾罕和毗鄰柯爾克孜人聚居區的上葉尼塞地區(Upper Yenisei)。³⁶在中亞的阿力麻里，也可見到中國紡織工匠居住。³⁷

與商人地位較低的漢民社會不同，蒙古人重視商業，在他們的統治下，歐亞大陸的貿易得以恢復，而絲綢正是最具價值的交換商品之一。成吉思汗的繼任者也採用類似的政策。和他的父親一樣，窩闊台(1229–1241年在位)在

位期間蒙古領土大規模擴張，他的軍隊佔領了今朝鮮、中國北部、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俄羅斯的大部分地區，戰爭向西蔓延到匈牙利和波蘭。窩闊台在哈拉和林建立了蒙古的第一個首都，他招募了許多外國人為其政權服務，並在他的商市裏僱用外國工匠。

窩闊台的侄子蒙哥（1251–1259年在位）試圖鞏固蒙古在西藏的統治，如前所述，西藏是中國和中亞紡織史上的一個關鍵地點。這次展覽中一些保存在西藏的紡織品可能是蒙古統治者送給佛教寺院的禮物。

蒙哥死後，他的弟弟忽必烈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蒙古統治者。和前任一樣，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擴張了蒙古的領土。到1279年，他的軍隊已經征服了南宋，這是蒙古帝國有史以來最富有和人口最多的領地。忽必烈取消了對漢民商人、畏兀兒商人和回回商人的限制，減少商稅，並賦予商人更高的社會地位。沒有了政府的限制，商人開始更廣泛地行商並進行更大規模的交易。促進貿易的其他措施包括改善運輸系統和修建新道路，商人還被允許使用官方驛站。

紙幣的廣泛流通，亦有助於商業交易。忽必烈發行的第一款紙幣被稱為「絲鈔」，以絲綢為準備金，可兌換一定數量的白銀。³⁸蒙古人也向名為斡脫（ortogh）的商團提供貸款和資本，為商人提供直接援助。斡脫是畏兀兒人和回回商人組成的協會，他們聯合起來為高風險的長途貿易提供資金，從而防止任何一個商人在商隊被掠奪或遭受自然災害時蒙受嚴重損失。朝廷以低利率貸款給斡脫以補貼商隊，有時也使他們能夠從事進一步放貸活動。³⁹根據馬可·孛羅的描述，其結果即「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有這麼多的商人帶着更昂貴、更珍稀的東西來到這裏（北京）……而不是去到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座城市。」⁴⁰

和他的前任統治者一樣，忽必烈重視工匠群體，給予他們地位和經濟上的回報，這些都是中原統治者所否定的。忽必烈豁免了工匠的勞役，並為他們提供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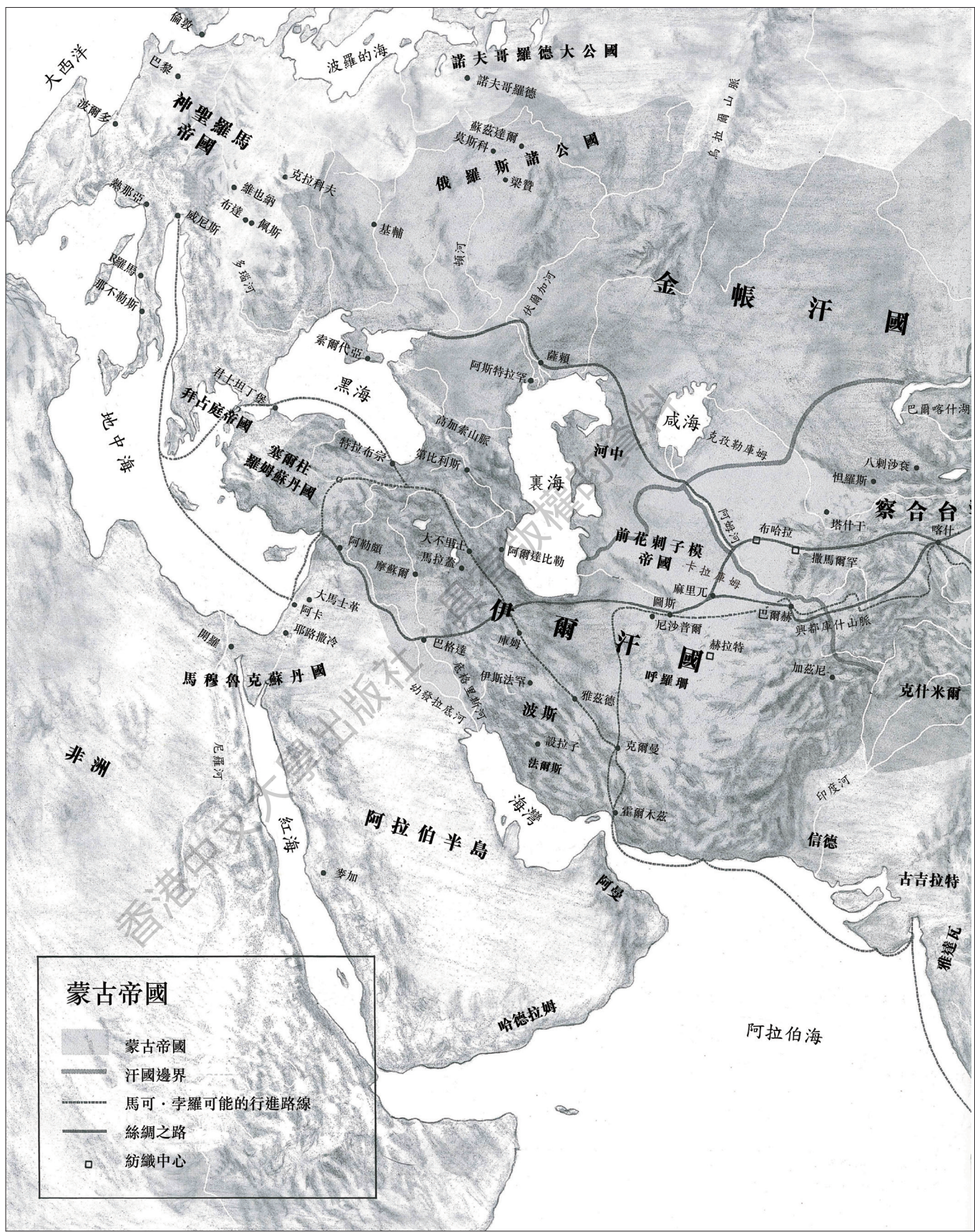
廷的律法允許官方工匠銷售強制配額以外所生產的商品，這一政策無疑也影響了紡織工匠。

數量驚人的官營紡織工坊證明蒙古人非常重視紡織品生產。在工部的八十多個部門中，大約有一半致力於紡織品的製造。此外，在其他官方機構內也有許多紡織工廠。宮廷還在主要的紡織生產中心設立分支機構。⁴¹真定路、冀甯路、永平路以及弘州、大同、保定和別失八里等地區的生產活動最為活躍。許多機構負責監督官營工坊，其他則負責管理私人工匠。

忽必烈對絲綢產業的另一重要貢獻是在蒙古和西藏之間建立了穩固聯繫。一位名叫八思巴的佛教喇嘛從西藏被招攬前往擔任忽必烈的帝師；⁴²八思巴後來成為忽必烈的藏區事務顧問。忽必烈決心將西藏地區置於蒙古的管轄之下，最終於1264年將八思巴送返並封為西藏統治者。元朝和西藏之間的貿易也得到發展，蒙古人為西藏寺廟提供資金、工人和工匠，從保存在西藏寺廟中的中國紡織品數量來看，絲綢尤其得到珍視。

在蒙古人統治下，絲綢也發揮着與傳統中原王朝類似的功能。作為每年的份例，貴族從他們的附庸和朝廷那裏得到絲綢。作為皇權的象徵，絲綢被用作貨幣、貢品、給使節的禮物，用於官員任命和獎賞，以及儒家的儀式和紀念禮儀。蒙古人尤其珍視織金絲綢（納石失），將其用於長袍、頭飾、束腰和腰帶，以及蒙古包內部裝潢和馬車的包覆物。絲綢輕便、易於運輸的特性也在蒙古文化的遊牧傳統中別具吸引力，非常適合遊牧的生活方式。

絲織物在元代被輸送到比以往更遠的地方。到了1257年，中國絲綢運抵意大利，意大利商人（主要是熱那亞人）也前往中國的南北方獲取絲綢。⁴³在歐洲，教堂寶庫收藏着貿易中獲得或作為禮物贈予使節的絲綢，這些教堂寶庫和墓葬是保存紡織品的主要場所。到了14世紀，中國以中亞絲綢的紋樣和圖案成為意大利絲綢設計的典範。⁴⁴



蒙古帝國